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大事記講義卷五至九

詳校官編修臣錢　樾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鈐

校對官編修臣盧　遂

謄錄監生臣施　華

欽定四庫全書

宋大事記講義卷五　缺

宋　呂中　撰

太宗皇帝

宋大事記講義卷六

宋 呂中 撰

真宗皇帝

咸平六年 景德四年 大中祥符九年 天禧五年

乾興元年

聖學 經筵

咸平元年正月召學官崔頤正侍講上召至後苑講尚

書大禹謨賜五品服自是日赴御書院侍講上每旦御前殿辰後御後殿視事或閲軍士日中而罷夜則召儒臣詢得失或至夜分

咸平元年七月幸國子監召學官崔偓佺講大禹謨置翰林侍讀侍講學士以兵部侍郎楊徽之戸部侍郎夏侯嶠工部侍郎吕文仲為侍讀國子監祭酒邢昺為侍講設直廬於秘閣侍讀侍講更直日給尚食珍膳夜則迭宿多召對詢訪或至中夕焉

天禧元年正月召馮元侍講自是聽政之暇率以為常

祥符八年二月召崇文館檢討馮元講易泰卦因言君道至尊臣道至卑必以誠相感乃能輔相財成上說賜五品服

三代而上傳家之法備而傳心之法為尤詳故不惟人主之成德也易而子孫之成德也亦易三代而下傳家之法既略而傳心之法不復續故不惟人主之成德也難而子孫之成德也亦難惟本朝以家學為

家法故子孫之守家法自家學始此范祖禹帝學一書極言我朝承平百三十年異於漢唐由祖宗無不好學也然人君之學尤在於所共學之人故在太祖時則有若王昭素講易乾卦太宗時則有若孫奭邢昺在真宗時則有若崔頤正馮元之徒皆極一時之選也

祖宗家學待人

聖翰

祥符三年三月上出御製示輔臣謂王旦等曰自北鄙

修好邊事不聳而朕居安慮危罔敢暇逸嘗著文自警置之左右乃出貴麋食吟軫田夫吟念農歌自戒箴以示旦等

先是王嗣宗言翰林楊億知制誥錢惟演倡和宣曲詞涉浮靡上曰詞臣學者宗師也安可不戒其跌蕩乃下詔風勵

大風之歌其高帝霸心之所存乎秋風之歌其漢武悔心之所存乎蓋帝王之文不當以文論當以心論

以我真宗之本心可知矣此書不載慶雲之歌而載明良之歌也至於下詔戒詞臣浮靡是又以人文化成天下者也變天下之文自朝廷始變朝廷之文自人主之文始人知西崑之體變於歐陽倡古文之時而不知已源流於此時矣

正紀綱　杜女謁　抑官官　裁外戚

咸平元年十二月嚴牧守選秦國長公主嘗為其子壻求正除近京刺史上曰牧守親民之官係朝廷公議不

許

咸平六年十二月壽春縣主言夫凡紹卿掌芻積被刼望釋其罪上曰損壞官物自有常刑不可免也

駙馬石保吉嘗訴僕夫婦盜上曰所司自有常典豈可為卿故法外加刑

魯國長公主以趙自化藥餌有功請除尚食使兼醫官院事又因雍王求刺郡上曰末技之流不可任郡命樞密院戒之

祥符六年正月禁出使内臣干預公事舊制凡内臣出使敢妄奏他事伏軍令

祥符八年七月郭崇仁雖外戚章穆皇后弟朝廷未嘗過推恩澤自是十年不遷

朝廷有朝廷之紀綱宫闈有宫闈之紀綱欲正朝廷自宫闈始自古天下未嘗無宦官也外戚也女子也然以太祖太宗之世亦未嘗無乞恩澤者自景德以後始有求刺史求郡守者矣然抑於天子不待抑於

大臣抑於内朝不待抑於外朝此真宗所以正紀綱也真宗紀綱正於内朝自仁宗以人主之威福寄諸朝廷之紀綱寄諸中外之公議於是人主常施恩而大臣常任怨此又仁祖所以正紀綱也仁祖紀綱正於大臣至於熙豐崇觀之大臣安石蔡京之流能借冢宰總六卿之説以為專權之地不能明冢宰總六卿之説以為正宫闈之本故有因外戚宦官而圖權寵者此三百年治亂之根也

崇節儉　禁奢侈

咸平二年五月禁泥金鋪翠之飾張齊賢請先責大臣之家

祥符元年二月禁銷金塗金進御服物勿以為飾後宫杜氏嘗服之上怒令出家於是天下無敢犯者

咸平二年三月却貢獻

咸平之禁齊賢請自大臣始祥符之禁真宗先自宫闈始上下各任其責如此當咸平之申明法禁所以勵風俗祥符之後奸臣方以富侈媚其君而上乃明

金翠之禁則知封禪之侈天書之詐皆非真宗之本心也丁謂小人詐言天書請封禪

求直言

至道三年五月求直言直集賢院田錫上疏略曰去年永興等六州同日地震此下動之象也靈州饋運糧草陝西二十五州不勝困敝臣以為地震方位既在關輔豈無在下者輙動乎萬一關輔有變則臣慮西川復保劍閣之危南方復恃長江之阻上出其疏令詳酌行之

監察御史王濟上疏略曰守小謹者似德懷怯懦者似恕容奸慝者似仁藴佞諛者似恭恣傾險者似智好詆訐者似直植朋黨者似義肆苛刻者似忠又曰官多則事煩吏多則民殘欲事不煩莫若省官欲民皆安莫若省吏

員外郎刁衎上疏略曰私賞無及於小人私罰毋施於君子毋以春秋鼎盛而耽於逸樂毋以血氣方剛而惑於聲色

以王禹偁知制誥初知揚州應詔上書言五事一曰謹邊防通盟好二曰減冗兵併冗吏三曰艱難選舉四曰沙汰僧尼五曰親大臣遠小人

咸平元年四月旱求直言

二年閏月旱求直言朱台符上疏略曰陛下踐祚以來二年之内彗星一見時雨再愆彗星見者兵之象也時雨愆者澤未流也今北鄙未賓西羌作梗荆蠻有猖狂之寇江浙多饑饉之民宜設備以禦之又言農者國之

本也其利在粟多兵者國之命也其功在戰勝方今患在農少而粟不多兵多而戰未勝農少則田或未墾兵多則財用常不足民利盡於國國利盡於軍所以民困而國貧也又言不任人無以安邊無以省兵不省兵無以惜費不惜費無以寛民不寛民無以致治舍此數事雖有智者不能為計矣

咸平三年十一月復轉對

景德三年四月復轉對

咸平四年正月命官詳中外封事 馮拯陳堯叟 詔閤門封事

晝時進入防稽緩也選從官知登聞院慮壅蔽也

以真宗繼太祖太宗之後兵未至多吏未至冗僧牒

未鬻而緇黄亦未熾也而王禹偁言之貽謀之初冗

官之員未多小人之迹未萌而王濟言之當時私賞

未至於及小人私罰未至於施君子聲色遊逸六事

何有也而刁衎言之豈憂治危明職當然耶貞觀十

年以前諫者何多貞觀十年以後諫者何少方諫者之多

雖裴矩之佞變而為忠及諫者之少雖房元齡諫用兵之役亦僅發於垂死之言景德祥符以後王欽若唱神道設教之說丁謂唱大計有餘之議而天書降矣當時豈復有禹偁田錫之言哉景德以後上溺於符瑞故諛言易入

弭天變　却祥瑞

咸平二年三月絶貢獻

禁獻珍禽竒獸及諸祥瑞上曰稼穡雖稔且得賢臣乃謂瑞也

咸平元年二月彗出營室北上問宰相曰何祥也呂端言變在齊魯之分上曰朕以天下為憂何止一方耶

以豐稔得賢為瑞此得太宗不喜芝草之心也因彗變而却分野之說此即趙普上疏之意也然自景德以前一瑞不敢賀一灾不敢忽我真宗之本心景德以來奸臣初意不過欲排寇公耳丁謂陷寇公於是請行封禪以誇示夷狄雖天書之詐而士大夫無敢言其非者矣天禧三年天書降雖昇州之火而士大夫爭奏符瑞

者矣祥符二年昇州火此李文靖曰取水旱告其君劉元城所以稱其為真宰相王文正所以稱其為真聖人歟祥符九年七月蝗執政有袖死蝗以進者請示於朝率百官賀王旦固稱不可於是二府方奏事飛蝗蔽天上曰使百官方賀而蝗若此豈不為天下咲耶執政指丁謂災異非所以愛君也而董仲舒以為天心之仁愛蓋君之所以自愛實災異警之之力也當羣臣爭獻符瑞之時而徐兗之水江淮之旱內城之火京師之蝗

疊見層出非人臣不知愛君而天愛君乎丁謂貢諛不知愛君故天出災異以儆君

天書降羣臣言符命請封禪

祥符元年正月天書降大赦改元上語王旦王欽若曰去年十一月見神人云當降天書王旦等凡五表請封禪上以問三司使丁謂曰大計有餘議乃決待制孫奭曰天何言哉豈有書也四月朔天書降於大內作玉清昭應宮以奉天書八月天書降於泰山醴泉亭王欽若所奉也

十月上如泰山行封禪禮先是御史趙湘請封禪王欽若既以城下之盟毀寇準因請封禪又言封禪當得天書又言天瑞前代蓋有以人力為之陛下謂河圖洛書果有此耶聖人以神道設教耳上曰王旦得毋不可欽若遂以上意喻旦勉從之遂名王旦於內賜以尊酒歸視乃珠子也旦自是不復持異

祥符二年四月昇州火自封禪之後士大夫爭奏符瑞獻賀頌崔立獨言水發徐兗旱連江淮無為烈風金陵

大火是天所以戒驕矜也而中外多上雲霧草木之瑞此猶足以為治道言哉立前後上四十餘事是月置修玉清昭應宫使以丁謂主之羣臣多言不可謂對上言未有皇嗣故建宫於乾地以祈福王旦等遂不敢言知制誥王曾以工役煩費勞民極陳事之不便者有五乞減用度以寛民力

四年正月上如河中府上將西祀會歲旱龍圖待制孫奭上疏陳不可者十謂陛下繼畢東封更欲西幸土木

之工累年未息水旱作沴饑饉居多乃欲勞民事神神其享之乎又上䟽曰今之奸臣以先帝嘗停封禪故贊陛下以繼承先志先帝欲北平幽朔西取繼遷則未嘗獻一謀畫一策而乃卑辭厚𫝊求和於契丹蹙國䙵爵姑息於保吉謂主辱臣死為空言以誣下罔上為已任是使陛下以祖宗艱難之業為奸臣僥倖之資此臣所以長嘆痛哭也時羣臣數奏符瑞奭復上䟽言方今野雞山鹿並形奏牘秋旱冬雷率皆稱賀將以欺上天則

上天不可欺將以愚下民則下民不可愚將以惑後世則後世不可惑又言先王五載廵狩觀民設教何須紫氣黄雲始能封岳嘉禾異草然後省方哉奭言切直至有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等語上亦不罪也

二月祀后土地祇於汾陰

五年十月聖祖降　十一月置玉清昭應宫使以王旦為之

十二月置景福殿使以劉承珪為之　作景宫奉聖祖

七年正月上如亳州謁太清宫孫奭上言陛下封禪泰

山杞汾陰又將祠太清宫外議以為陛下事事效明皇極言明皇禍敗之跡

五月刻天書王旦王欽若為刻玉使

天禧三年三月天書降乾佑山中夏四月迎入内寇準鎮永興軍朱能為都廵檢使能好造符命托神靈而外附準至是奏天書降葢能使之也孫奭時知河陽上言朱能奸險小人天下皆知能所為陛下一人不知耳乞斬能以謝天下

至是李文靖之言驗矣上初即位李沆日取水旱盜賊奏之王旦以為細事沆曰人君當使知人間疾苦不然氣血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用兵祈禱之事作矣封禪之議決於丁謂大計有餘之一言天書之降成於欽若神道設教之一語雖以王文正之碩德重望不敢有異議其後寇凖之入居相府亦以朱能之天書而入當時極言其非者惟孫奭一人而已天何言哉此真足以破人主之惑真宗惑於天書雖王旦寇凖不敢諫當時力攻其非者惟孫奭一人而已

郊天費

咸平五年十一月郊有司言經費繁重請行謁廟之禮上謂所省幾何非寅恭事天之道詔非禋祀所須並可減省於是省應奉雜物十萬有奇

此景德以前未行封禪之禮故朝論如此

理財計　　會計録

咸平元年四月蠲逋負上前後所蠲三司逋負不一又謂輔臣曰宜悉取民獘著為條目大事隨宜減省小者

即為除免

咸平五年二月禁有司以羨餘為課

咸平六年六月併三司置一使_{令寇準領之}三司使不相總統各求充濟以從辦為務至於出納移用均會有無則動相違戾交摭利病至是併為一使

上嘗命三司具中外錢穀大數鹽鐵使陳恕久而不進

上嘗使輔臣詰之恕曰天子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羨恐生侈心上聞而善之

祥符林特上會計録

景德二年禁增酒榷

四年八月丁謂上景德會計録乞以咸平六年户口賦入為額時為三司使

天禧二年以李士衡為三司使上作寬財利論賜之士衡方進用王欽若害之

皇祐之録不上於田況則所出多於所入其誰知之

元祐之録不作於蘇轍則一歲之入不足計一歲之

出其誰知之真宗欲知中外錢穀之數而陳恕諾而不進何耶蓋時方多事公私殫竭使人君知此則必知節浮費崇儉德一役不妄興一賞不妄增至於時方豕平府庫充溢則易以動人君之侈心故丁謂上景德會計録而封禪定林特上祥符會計録而天書成矣至此而後知陳晉公之遠慮也丁謂林特上會計録所以動人君之侈心蓋嘗考我朝之用度所入莫多於天禧祥符之時所出亦莫多於天禧祥符之時且以至道末年計

之至道中榷酒稅歲錢一百二十萬貫至天禧增至七百七十九萬餘貫而鐵錢不與焉其他關市津渡等稅率增倍之至道課鹽錢七十二萬餘貫天禧末至一百六十三萬餘貫至道中歲鑄錢八十萬貫景德末至一百八十三萬貫則財之所入多於國初矣然國初三歲一郊費五百餘萬貫景德郊祀費七百餘萬貫祀汾陰上寶冊不預焉至道末所出皆不過二千餘萬貫至天禧末天下總收二千六百餘萬貫

總費錢二千七百一十餘萬貫穀帛不與焉至此益信陳晉公之為君子而丁謂林特之真小人矣

宰相　執政

咸平元年呂端罷以張齊賢李沆同平章事

三年十一月張齊賢罷齊賢與李沆同相情好不叶自負有致君之術每數奏多不真至朝會被酒失儀罷相

一相獨任則有專權之私二相並命則有立黨之患

然以趙中令權專任重而能與新進之呂蒙正共事

以畢士安德尊望隆而能與使氣之寇凖共政不惟無分朋植黨之風抑且盡同寅和衷之義而齊賢反與李沆不叶與寇凖相傾何耶君子可以知相業之優劣矣

四年以呂蒙正向敏中同平章事

國初至是三入相者惟趙普及蒙正焉皆未嘗為子弟求恩澤

十月向敏中罷張齊賢貶

齊賢不事儀矩頗好治生再入相數起大獄與寇準相傾世以此少之

十二月以吕蒙正李沆兼門下侍郎

舊制三司三公左右僕射平章事宜兼兩省侍郎先是翰林學士宋白梁周翰草二相加恩制書遺忘舊制至是始改正之

咸平六年九月吕蒙正罷

蒙正風眩疾上命駕臨問力求罷不許表七上乃得

請

景德元年七月李沆罷上臨問方還宫而沆卒上之趣駕再幸其第哭之慟

初即位也日取水旱盗賊奏之王旦以為細事沆曰人君當使知人間疾苦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祀之事作矣此參政他日之憂也上嘗問治道所先沆曰不用浮躁新進如梅詢曾致堯李夷庚等是矣由是終上之世至仁宗初年多得重厚之士沆自言居位誠無補萬分一惟四方言利害未嘗一施

行聊以此報耳　石保吉求為使相上以問沆沆曰保吉因緣戚里無攻戰之勞台席之拜恐騰物議沆卒數日乃拜焉　寇準屢言丁謂之才沆久未用準以問沆沆曰如斯人才則才矣可使之在人上乎準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之在人下乎沆笑曰他日當思吾言

沆嘗讀論語見太祖朝趙普宰相門

國初立相謀主斷國多重厚質實之士而養成重厚質實者之風實沆之力也觀其日以水旱盜賊入奏

所以格君心至祥符行封禪之時而始驗其不用曾致堯梅詢輕薄之流所以養成人才至仁宗多得重厚之士而始驗其抑丁謂之才所以絶小人至冦準得貶之時而始驗其四方言利害者未嘗一施行所以維持治體至荆公輕變之時而始驗此國初相業所以為第一流也然朱文公嘗謂本朝弊事皆自李沆抑四方言利害者積得來則其遵守太過亦不能無所偏也中間論李沆賢相料事之明末引朱文公斷有抑揚

邵氏聞見録曰趙普為相於聽座屏後置二瓮有人投利害文字皆置其中滿則焚於通衢李沆為相凡建議務更張者一切不用每日用此執國嗚呼賢相思慮遠矣若王荆公之為相置條例司論天下利害盡變祖宗法益信趙中令李文靖得相之體也利害文字焚之通衢議論更張一切不用二公真賢相

景德元年六月以畢士安寇準為平章事

上欲用準乃先置宿德以鎮之嘗謂士安曰準好剛

使氣奈何士安曰今北戎尚跳梁若準正宜用之

景德三年二月寇準罷以王旦為平章事（準罷為刑部尚書出知陜州）契丹既和準頗矜功王欽若深害之曰城下之盟春秋小國猶耻之澶淵之役陛下不以為耻而謂其有功何也由是上遇寇準衰（講又見契丹門）嘗除官同列屢目吏持例簿進準却不視曰宰相所以器百官進賢退不肖焉用例旦入謝上曰寇準以國家爵賞邀求虛譽無大臣體王旦父王祐知其必至公輔手植三槐於庭以為識

及錢若水言旦有德望堪任大事上曰此固朕心所屬也

我朝善守格例無若李沆王旦王曾吕夷簡富弼韓琦司馬光吕公著之為相破格例者無若王安石章子厚蔡京王黼秦檜之為相考其成效騐其用人則破格例者誠不若用格例者之為愈也[設疑]然寇準以公心行之故破格例而用君子也王安石諸人以私心行之故破格例而用小人也抑安石嘗置中書條

例司馬光譏之曰宰相以道佐主苟事皆檢例而行之胥吏可為宰相何擇也如温公所言則安石亦欲循格例乎葢温公亦未知安石用心之所在徒見其編修條例則謂之檢例耳不知安石正以用例為非而盡破舊例以立法温公以言譏之是助之耳此又不可不知也安石作條例正所以破舊例與李沆王旦諸賢相用格例大異

上命寇準知天雄軍北使道由之謂公曰相公望重何以不在中書公曰皇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鎻鑰非準不

可

君子內則小人外小人內則君子外當寇準之主親征也恐欽若有以阻其議則出於天雄軍及欽若之用國事也恐寇公有以奪其計則亦出於天雄軍然君子在朝廷則朝廷重在邊郡則邊郡重此寇公所以起虜使敬畏之心虜使聞寇萊公聲名

祥符四年幸呂蒙正第因問蒙正卿諸子孰可用曰臣子皆豚犬耳有姪夷簡宰相才也

景德四年閏月立中書樞密院互報法事關軍機民政者必互相關報時中書命楊士元通判鳳翔府樞密院又令監香藥庫不相知也

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已匱而樞密益兵不已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國初宰相都提舉司發運使又以宰相兼樞密使其意微矣

自王顯用事太宗朝樞密一日六名中書不聞於是有岐溝之敗雍熙三年事見太宗朝契丹門至是中書用楊士元通判而

樞密又令之掌庫正猶熙寧初趙德明與西人戰中書賞功而樞密不知此葢不相通之患互報之法不可以不立也仁宗朝范鎮言欲令中書與樞密院三司量其出入以制國用亦與此意同

祥符五年四月以向敏中平章事六月令密院修時政記從王欽若之請

敏中再掌留任以厚重鎮靜人情帖然上嘉之故復相

五年九月以王欽若陳堯叟同平章事樞密使

儒臣領樞密院使相始此

國初密院多以武臣為之故與中書分文武為二府判軍民為二政今以儒臣領之此中書密院互報法所以可行也

二月以丁謂參知政事

王欽若所薦也欽若與丁謂劉承珪陳彭年林特交通蹤跡詭秘時號五鬼

初王旦欲令李宗諤為參政故事參政謝日賜物幾

三千緡欽若密奏旦欲得宗諤所賜物以償已債上遂不許

祥符七年六月王欽若罷傾巧矯誕樞密副使馬知節薄其為人每奏事必懷數奏以已意稱上旨行之知節曰懷中奏何不盡出

是月以寇凖為樞密院同平章事王旦薦之也旦又薦夏竦為判數有正論及為樞密副使即附會邪說僥倖求進

使丁謂止於轉運王欽若夏竦止於判官則未必不

以君子目之三人言事其始為小官皆好後乃變節事實見綮刑獄蹋逋負門不幸官至政府德薄而位尊反使小人之名遺臭於萬世惜哉

祥符八年四月寇準罷上問旦誰可代卿張詠馬亮何如皆不對旦曰無若寇準上曰準性剛褊更思其次旦曰他人臣所不知也旦每見上必稱準之才而準數短之旦曰臣久在相位闕失必多準無所隱此臣所以重準也及準自知當罷使人私於旦求為使相旦曰使相

豈可求且吾不受私請準深恨之及是罷為武勝軍節度同平章事準入見上具道旦所以薦準者準始愧出曰王同年大度如此

魏能性剛則用張鋭善㪣以濟之見聞武門寇準任氣則用畢士安王文正宿德以鎮之真宗善於用將相也如此先是準惡林特之邪奸數與忿爭特方見寵上不悦

祥符九年正月以張旻為宣徽南院使兼樞密副使旻時為任馬軍副指揮使被旨選兵下令大峻兵懼謀變

上密召二府議之王旦曰若罷旻則帥臣何以禦衆急捕謀者則振驚都邑莫若使旻解兵柄則反側者自安上喜曰王旦善處大事真宰相已王旦善處軍變

天禧元年秋七月王旦罷以疾求罷職薦可為大臣者十餘人薛奎嘗為江淮發運辭旦旦云東南民力竭矣奎退曰真宰相之言張士遜為江南轉運旦謂曰朝廷榷利至矣故士遜所至未嘗敢興利

當祥符天禧之間宮室之役興禱祠之事起則惟恩

天下之財不足以供國家之用而王旦且戒發運以東南民力竭轉運以朝廷權利至矣其眞宰相之體歟

八月以王欽若同平章事先是上欲用王欽若旦言祖宗朝未嘗使南方人當國雖古稱立賢無方然必賢士乃可上遂止欽若曰為王子明故使我作相晚却十年康節在天津橋上聞杜鵑聲曰朝廷將用南人為相天下自此多事矣南人當國自欽若始不待安石而後見也國初三陽方長則南不足以勝北熙寧一陰潛

萌則北不足以勝南南北風氣推移人才消長之候也

九月王旦薨旦性冲淡寡慾奉身至薄不為宗戚求官柄用十八年為相二紀接物若和易而風格峻整咸平初旦聞李沆之言固未信及見王欽若丁謂所為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遇之厚乃嘆曰李文靖聖人趙德明嘗乞糧（西夏李繼遷子賜姓趙）旦曰已敕三司在京積穀豈弗可遣衆來取德明受詔曰朝廷有人劉承規求節度（宦官）旦曰典故所無不可聽也後將有求樞密者邊肅嘗

坐贓貶向敏中謂旦曰邊同年責已久牽復可乎旦曰為近臣坐贓豈得更復用耶必欲用須旦死可也旦匿名迹遠權勢後史官修真宗實録内得出奏章乃知朝廷上多旦所薦

嘗究觀國朝自天禧以前一夔一契之謡未興也大范小范之名未出也四賢一不肖之詩未作也君子小人之黨未分也而張詠孔道輔馬知節之徒自足以養天下之氣節胡海陵之學未興也安定先生穆尹之

古文未出也（穆伯長 尹洙）三蘇父子之文章未盛也（蘇洵 蘇軾 蘇轍）二程兄弟之學業未著也（程灝 程頤）而楊大年王元之之文自足以潤色國家之制度蓋自李文靖王文正當國（李沆 王旦）抑浮華而尚質實獎恬退而黜奔競是以同列有向敏中之清謹政府有王曾之重厚臺諫有魯宗道之質直相與養成渾厚誠實之風以為天聖景祐不盡之用雖縉紳之議論臺諫之風采義理之學科舉之文非若慶歷以來炳炳可觀而紀綱法度

皆整然不紊兵不驕財不匱官不冗士不浮雖慶曆之盛亦有所不及也

天禧三年王欽若罷人有言其受金又與道士善禁書者往來故罷以寇準同平章事丁謂參政嘗會食羮汚準鬚謂起拂之準笑曰參政國家大臣乃為長官拂鬚耶謂甚愧之由是傾誣自此萌矣

王欽若罷則寇準用此君子小人不可兩立也以寇準為相而丁謂為參政此又君子小人不可共政也

然準當是時不可出矣方其始名也門生有勸準者曰若至河陽堅求補外此上策倘入見即發乾祐天書之詐次也朱能獻天書準素不信朱能與言官周懷政書勸準與能合後丁謂并發天書事詒捕朱能能擁衆叛窮蹙自殺準坐能叛再貶道州司馬最下則再入中書其為準謀則善而準不悟何耶

四年四月寇準罷七月以李迪為平章事馮拯樞密使同平章事丁謂平章事曹利用加同平章事是月寇準貶時上嘗不豫準嘗請閒言太子人望所屬願傳以神

器謂不可以輔少主旣而被酒漏言謂等懼力請罷準

初內侍周懷政嘗與上謀以太子監國及準謀泄懷政

謀殺謂等遂誅懷政貶寇準有欲并責太子李迪曰陛

下有幾子乃為如此計謂等并發天書事捕朱能準坐

貶再至道州言笑自如若初無廊廟之貴者三絀皆非

上本意歲終上忽問左右曰吾目中久不見寇準何耶

左右皆莫敢對上崩乃貶雷州

至是李文靖之言驗矣寇準屢言丁謂之才李沆曰如斯人才則才矣可使在人

上乎當君子用事之時則常有不忍盡絶小人之心至小人得志之時則其去君子必盡其力而後止此凖所以重得貶也雖然凖可貶而凖之心則不為之少貶

十一月李迪罷謂復相謂旣擅權至除吏不以聞迪語同列曰迪起布衣十餘年位宰相有以報國死且不恨安能附權臣為自安計乎謂欲以林特為樞密副使迪爭之引手板欲擊謂謂走得免乃各降秩一級罷相制書

未出謂入對乞留因賜坐謂始傳詔召劉筠草復相制是月詔兩府會議資善堂詔令取旨事如故自餘常事委太子與兩府會議施行訖奏初議欲令太子總軍國事丁謂以為不可迪曰太子監國非古制耶

十二月賜輔臣手書諭以輔導儲嗣之意太子雖聽事事皆決於后錢惟演后戚也王曾說惟演曰太子幼非中宫不能立中宫非倚皇儲之重則人心亦不附后厚於太子則太子安太子安乃所以安劉氏也惟演以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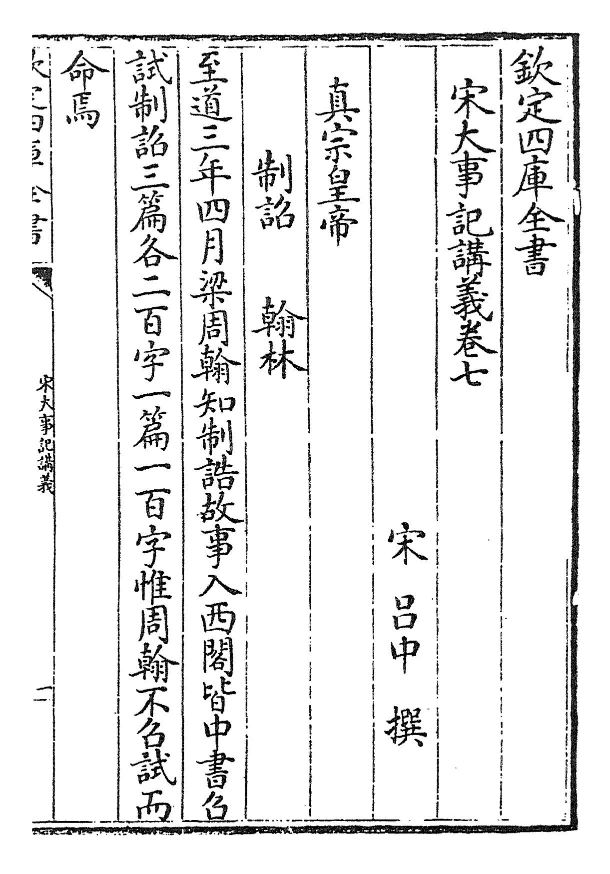
后兩宫由是益親
當時變危疑之衝錢惟演用事於中丁謂擅權於外
而馮拯曹利用亦相與為黨所幸君子之朋黨植猶
多也寇凖李迪之徒雖爭之不勝而所恃以砥柱其
中者又有曾在卒之竄丁謂而相仁宗太平之治者
王曾也
乾興元年二月上崩於延慶殿皇太子即皇帝位尊皇
后為太后軍國事權取太后處分時中外洶洶曾正色

獨立朝廷賴以為重曾請太后坐左皇帝坐右垂簾聽政既得后旨而謂獨欲皇帝朔望見羣臣大事則太后與上召對輔臣决之非大事悉令雷允恭傳奏官曾曰兩宫異處而柄歸宦者禍端兆矣謂不聽是月寇準李迪曹瑋竄出準雷州司户迪衛州團練使瑋知萊州皆丁謂之謀也王曾疑責太重謂熟視曾曰居停主人恐亦未免耳蓋曾嘗以第舍假準也

六月内侍雷允恭伏誅丁謂罷用王曾之謀

初王曽以計紿同列請獨對直言謂包藏禍心令允恭移皇堂於絶地太后大驚欲併誅謂馮拯為之請乃止行降職尋貶謂崖州司户皇堂即壙移陵寢也

宋大事記講義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宋大事記講義卷七

宋 呂中 撰

真宗皇帝

制誥　翰林

至道三年四月梁周翰知制誥故事入西閣皆中書召試制誥三篇各二百字一篇一百字惟周翰不召試而命焉

十一月以王禹偁知制誥禹偁詞意敏贍鋒氣峻厲極談世事臧否人物以直躬行道為己任雖屢危困封奏無輟

咸平四年三月以楊億知制誥上欲用梅詢李沆言於上曰詢險薄不可用億七歲能屬文年十一太宗召試特授秘書正字令就秘閣讀書每為文揮翰如飛不加點竄門人傳録疲於應命

祥符六年六月楊億罷初議冊皇后劉氏上欲得億草

制使丁謂喻旨曰大年勉為此不憂不富貴曰如此富貴非所願也不草冊后制　時欽若驟貴億素薄之陳彭年方以文進亦忌億名出己右日相與譖之　上謂王旦曰億性峻直無所附會文章學問無及之者王旦曰如劉筠宋綬晏殊輩相繼屬文有正元元和風格者自億始也

天禧五年正月劉筠為翰林學士見丁謂久擅權不草謂復相制曰奸人為相安可一日居此乃求外任

國家創造之初則其大體必本於忠風俗涵養之久則其大勢必趨於文故呂文穆王文正以誠實樸厚之風鎮宇內呂蒙正王旦而楊大年劉子儀輩其文章格力皆足以潤色王猷黼黻雲漢矣然西崑之體未變也必至孫泰山石徂徠而後經學盛必至歐陽公尹師魯而後古文興必至伊洛關湖而後道學明是豈一日之積哉而劉楊雖文士觀其性質剛介臧否人物册后之舉富貴可立俟也而不草劉后之制拜相

之麻權要可趨媚也而不草相謂之制又豈可以文章之士待之哉劉子儀楊大年知制誥稱職億字大年

史館

祥符五年六月令樞密院修時政記

故事樞密院月録附史事送中書編於時政記至是王欽若請別撰樞密院時政記始此

天禧四年十一月編聖政録命錢惟演等取時政記中盛美之事別編之

令樞密院修時政記猶可也而别編盛美之事則不可

詔錢若水修太宗實録時李宗諤預焉上曰自太平興國八年以後皆李昉在中書日事恐子為父隱何以傳後除宗諤不可

以李昉之子宗諤而修太宗實録真宗猶慮其隱父之事以章蔡之修神宗實録乃用王安石日録則神宗末年之悔與安石不盡之奸皆無所考矣此陳瑩

中尊尭集所以作也陳瓘尊尭集蔡卞用王安石日録修神宗實録薄神考而厚安石尊私史而壓宗廟

宗正　玉牒

祥符六年正月以屬籍為玉牒尋置宗正寺修玉牒名皇朝新譜曰仙源積慶圖

臺諫

天禧元年二月增諫官御史六員每月一員奏事或有急奏非時入對

咸平四年三月命御史正名舉職先是三院御史多出外任風憲之職用他官兼領乃詔本司長史自薦其屬俾正名而舉職乃以張巽為監察御史從新制

越明年夏御史知雜田錫又言臺官共有二十一人皆差使在外請令三院御史各歸本職

御史紀綱正自此始蓋監司為外臺御史為内臺外臺之風采振而州縣肅内臺之風采振而朝廷肅以内朝而出外不惟侵外臺之權似無以振内臺之紀

綱也故自太宗令轉運兼按察而後外臺正自真宗令御史正名舉職而後内朝正內外臺紀綱

咸平六年十二月田錫卒出處二十年未嘗趨權貴之門上見錫色必莊嘗目之曰此吾之汲黯也

東坡嘗序奏議曰田公古之遺直也其盡言不諱蓋自敵已以下受之有不堪者而況於人主乎吾是以知二宗之聖也自興國以來至咸平可謂大治千載一時而田公常若有不測之憂何哉古之君子必憂

治世而危明主明主有絶人之資治世無可畏之防夫有絶人之資必輕其臣無可畏之防必易其民此君子所甚懼也方漢文時刑措不用兵革不試而賈誼言曰天下有可長太息者有可流涕者有可痛哭者後世不以是少孝文亦不以是甚賈誼由是而觀君子之過治世而事明主之法當如是也誼雖不過而所言已畧施行不幸早世功烈不著於時然嘗建言而使諸侯王子孫各以次受分地文帝未及用歷

孝景至武帝而王父偃舉行之漢室以安今公之言十未用五六也安知來世不有若偃者舉而行之歟願發其書於世必有與公合者此亦忠孝臣子之志也東坡發明田錫忠諫之心

監司　定監司舉主賞罰

咸平元年六月命近臣舉轉運上嘗語參政李至曰凡舉官宜先擇舉主以類取人今外官轉輸之任最切卿等可先擇人而令舉之

越明年河南轉運使宋博經制饋餉以幹治稱朝廷難其代凡十一年不徙

咸平四年正月詔議轉運使賞罰從秘書丞查道之請道乞令使回具任内曾薦才識者若干紕貪猥者若干朝廷議其臧否以為賞罰從之

景德元年九月令轉運察所部官能否第為三等公勤廉幹為上幹事而無廉譽清白而無治聲者為次畏懦貪猥為下

大中祥符二年四月定監司舉主賞詔運使提舉所官如後五年無過有勞幹者特奬舉主又謂宰臣曰舉官犯贓則連坐而舉得其人者賞亦弗及非所以為勸故有是詔

分天下為郡縣總郡縣為一道而又總諸道於朝廷委郡縣於守令總守令於監司而又察監司於近臣此我朝内外之綱紀也故欲擇守令必責之轉運欲舉轉運必責之近臣既嚴連坐之罰又定舉官之賞

而失察者又有罪賞罰行而紀綱正矣然賞罰但行於已舉之後舉官當擇於未舉之先蓋惟正知正惟邪知邪善惡各以類至此真宗所以先擇後舉也擇舉主

館閣

天禧五年十二月置同勾當三館秘閣以內侍皇甫繼明為之咸平中命內臣劉宗超監館閣圖籍至是丁謂改曰勾當公事內臣遂與學士同職

王文正用則劉承規不得為節度官者劉承規求為節度王旦曰典故

所無不可聽也丁謂相則內臣學士同職蓋君子與小人異而小人與閹官為一體也

太子官屬

祥符三年四月皇子生後宮宸妃李氏所生也是為仁宗八年十二月皇子冠封壽春郡王進封昇王尋置壽春郡王友以張士遜崔遵度為之初大臣欲以二人為翊善紀室上曰翊善記室府屬也王皆拜受故以王友命之令王每見荅拜示賓禮之意張士遜嘗對王曰稱王學書有

法旦曰公為王友職止是耶士遜愧謝
九年十二月詔以王子就學之所名資善堂上作記刻
石於堂中
天禧元年宰相王旦以疾求解職上曰方以大事托卿
而卿疾如此奈何因令王子出拜旦言皇子盛德必任
陛下事遂薦可為大臣者十餘人
二年八月立昇王為皇太子賜以元良箴　謁太廟日
有左右珥黄雲捧日

文王世子一篇所以教為世子之道也其言曰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即世子與學士同其學讀書讀禮同其書樂正司成同其師齒於學則又所以同其禮夫為君之子而下與士齒無非所以養成德性陶鎔氣質以為異日天下國家之宗主是故學問聚辨之功非驕逸易縱者所能為而富貴崇高之地非學問已成者未易居此古先帝王皆講學成德於未為君之日也後世徒知國本之當尊而不知德性之當養

世子得以臣其宫之僚屬而輔翼東宫之官如與僚屬無異此真宗不置翊善記室而以二人為王友葢官屬則有君臣之義王友則有師友之義君臣之分既立則學問之功難施師友之義既明則驕貴之習自革此作聖功夫必以誠敬為入門也

貢舉

咸平元年三月賜舉人等自淳化五年停貢舉至是舉行之是年始詔知舉官親屬别試（别院試始此）

三年三月親試舉人上臨軒三日無倦色得進士陳堯咨以下四百九人併諸科所擢凡千八百餘人其中有天福隨計者較藝之詳推恩之廣近代所未有也

四年四月策制科三人

五年三月親試舉人得進士王曾以下三十八人九經諸科百八十人陳恕知貢舉所取甚少諸州舉送官被黜責甚衆

景德二年三月親試舉人得李迪等二百四十餘人特

奏百餘人先是迪與賈邊皆有聲揚渥及禮部奏名而兩人皆不與考官取其文觀之迪賦落韻邊論當仁不讓於師以師為衆與注疏異並不令就試王旦議落韻者失於不詳審耳捨注疏而立異論不可輙許恐士子從今放蕩無所準的遂取迪而黜邊當時朝廷論人率如此

四年十二月令禮部糊名考校陳彭年與晁迥等更定條制設關防不復揀擇文行雖杜絕請托然置中科者

多非人望自彭年始也

祥符八年三月親試舉人是歲禮部初置謄録院

天禧三年親試舉人魯宗道言詩賦不近治道諸科對議以念誦為工乃詔進士兼取論策諸科能明經者别與考校郭稹匿服赴學連坐同保有司欲脫王洙洙保之不顧易也

太祖之世進士不過三十人諸科五十人太祖在位二紀登科近百人真宗時一歲至有千八百餘人當

世道寛平之時法令簡約上之人雖不多為之塗以開其紛爭之習亦不狭為之塗以抑其好進之心是以考察之法雖不求詳而自不容於畧也收取之門雖不求寛而自不容於狭也自糊名之法始於景德謄録之法始於祥符同保連坐之法嚴於天禧法令雖密所取非人望矣陳彭年知舉然猶未至盡委之法貫邊之背經旨以立異黜之李迪之偶失韻以越格收之朝廷議論質實如此故王洙寧受同保連坐之罪

而不辭則人心風俗其淳厚尤可想也

景德二年秋復賢良等六科

漢置賢良四百年得一董仲舒而已唐置賢良三百年得一劉蕡而已我朝此科多得大才其後也廢賢良而置宏詞惜哉

求隱逸

咸平五年九月授种放官先是詔赴闕命為右司諫直昭文館明年復還山有譏放循默者上曰放為朕言事

甚衆但外庭未知耳因出所上時議十三篇

祥符三年正月遣使存問隱士李瀆魏野皆隱居不仕上之祀汾陰也或薦其隱操特命使名見並辭以病上復遣中使存問焉

祥符五年六月賜隱士林逋粟帛

當天下無道之時而隱者此當隱而隱者也當天下有道之時而隱者此不當隱而隱者也若种放林逋諸公其不當隱而隱者也豈生於野者不顧為公侯

國初風俗淳厚若此乎然當人主求賢下士之時而卓然有高士清風義概豈不動人主欣慕之心一四皓不仕可以植西京節義之風一嚴光不出可以植東都節義之風孰謂隱士無益於世哉

建學

祥符二年二月詔許曲阜先聖廟立學賜應天府書院額

州郡置學始此

閱武

咸平三年十二月籍河北强壯以李繼遷擾邊

咸平四年九月置陜西保毅保捷軍詔陜西民家出一丁號保毅軍凡得六萬八千餘人其緣邊軍士先選中者並升為禁軍號保捷

咸平六年九月募近京强壯補禁衞詔殿前高瓊閱習陣勢上覩行伍整肅甚喜顧瓊曰昨日村民皆為鋭旅擢材武特異者三十人

咸平六年六月出陣圖示輔臣曰三路大兵悉會定州
寇來堅守勿逐又曰魏能性剛張鋭善熟故使鋭佐能
孫全照好陵人取其嘗所薦者同事餘皆類此
置陜西之軍以防西鄙置河東河北之軍以捍北鄙
募近京之兵以壯本根此國家之常事而便殿閲試
之乃太祖太宗之舊典也自此以後不復有閲試之
法矣故景德之時雖有西北之警而中國無後憂慶
歷雖以元昊稱臣北邊講解之後而中國常若有旦

夕之警亦兵冗而不精也太祖太宗閱試武技

馬政

咸平三年九月置郡牧司以陳堯叟為制置使掌內外廐牧之事上曰國馬戎事之本宜得大臣總領

元禧元年七月散監牧馬時仍歳旱蝗向敏中言國家監牧馬數萬廣費芻粟若令出賣散於民間緩急取之猶外廐耳

國初之馬市之於戎而養之於官自天禧以後向敏

中建議不欲養之於官而養之於民夫市之於戎則中國蒙其利養之於民則生民蒙其害今養之於民固外廐也然惜一時之費而忘百年之備緩急將何所恃哉不惟有害於民而且無益於官此說一行王荆公所以有保馬戶馬之法也向敏中養馬於民之說所以開王荆公保甲戶馬之論

方田

咸平六年十月靜戎軍王能奏於城東開方田廣袤相

去五尺深七尺以限戎馬詔鎮戎順安威鹵軍界並為之先是陜西轉運劉綜亦請於鎮戎軍城四面置屯田無寇則耕寇來則戰

恤民 置倉 蠲税 免丁 决囚

咸平二年十月置福建惠民倉令諸路轉運司申淳化惠民之制太宗年號豐則增價而糴歉則減價而糶福建路倉至是始置

咸平三年四月蠲樿州地税等征從知州李允則之請

也會歲饑欲發官廩先振而後奏轉運司以為不可允

則請以家貲為質乃得發廩賤糶賜詔嘉奬及還連對

三日上曰畢士安不謬知人

祥符四年七月江淮水免閩浙湖廣身丁錢丁謂言東

封及汾陰賞賜億萬經費不給上曰國家所務正為澤

及下民但端本抑末節用謹度自然富足

祥符六年七月除農器稅初知濵州呂夷簡請免稅河

北農器上曰務穡勸耕古之道也豈獨河北哉乃詔諸

路並除之

景德三年四月錄繫囚自是每歲上必親臨審問率以為常是月遣使撫閩蜀江淅所至存問父老疏決繫囚此我朝愛民之家法而真宗又從而廣之也講又見太祖太宗仁政門

常平倉

景德三年正月置常平倉每州計户口量留上供錢擇清幹官主之委司農總領三司毋得移用歲餘萬石止

於五萬石

察刑獄　蠲逋負

咸平元年四月旱遣使分諸路察獄蠲逋負用三司判官王欽若之言也凡除逋欠二千餘萬釋繫囚三千餘人上前後所蠲三司逋負不一又謂輔臣曰宜悉取民弊著為條目大事隨宜減省小者即為除免

咸平五年正月以丁謂為䕫州路轉運使時洞溪蠻入寇謂至即命罷兵自入其所居從吏不過二三人蠻人

服其恩信請歸所掠漢民男女萬餘人峽之諸州地尤
近蠻食常不足而道狹難饋有鹽井之利而亦難致故
售者少謂洫每三十里置鋪鋪卒三十人使往者負粟
以次達施州返者負鹽以次達巫山於是施州得粟與
他州等矣

漢唐之小人易知我朝之小人難見熙寧以後之小
人易知熙寧以前之小人難識蓋自古小人之所以
誤國者聚斂也嚴刑也用兵也而我朝之指目為小

人者自欽若丁謂始然欽若則請蹕負釋繫因丁謂則請罷兵撫蠻寇自今觀之與君子之處事何異惜其入政府以後患得患失之心生而改節易行矣故為判官之時一欽若也為參政之時一欽若也為轉運之時一丁謂也為宰相之時一丁謂也欽若丁謂始為君子終為小人故當時知二子之奸也王旦李沆而已上欲用王欽若王旦言祖宗朝未嘗使南人當國寇準屢言丁謂才李沆曰如斯人才則才矣可使之在人上乎

行磨勘

咸平四年四月罷郊恩遷官行磨勘京朝官法舊制每郊祀推恩百僚多獲序進諫官孫何請罷之

京朝官磨勘始此

景德四年七月立京朝官磨勘限三年方得遷官

祥符五年陳克浴判流内銓士有孤寒不為人知者特陳其狀擢之京官

景德元年六月引對羣臣升擢上密采羣臣有聞望者

得邊肅等二十四人皆引其對升擢之時號為二十四氣

三載考績岳牧皆預歲終廢置羣吏咸在後世徒纖悉於小吏而濶畧於公卿大夫今罷郊祀之恩而行磨勘之法於選人則舉孤寒無援之人而擢之京官其寛於小而嚴於大可知至於採聞望而用人則又不待行考課之法此又真宗之微權也

減冗吏

咸平四年六月減冗吏諸路計省十九萬五千餘人去國初之遠而吏之冗至於十九萬五千餘人何其多耶太祖去在京之吏真宗去諸路之吏然自是而後吏愈冗而愈不可去矣此識者有官無封建而吏有封建之説也

西夏

咸平四年九月李繼遷陷清遠軍楊瓊擁兵不救罪當死上赦之流瓊崖州

咸平五年正月以張齊賢為邠寧環慶等經略使齊賢請募江淮荆湖丁八萬上謂擾動人心且使南人戍北鄙亦非便田錫上言宰相不練兵事未委果能不負任使否未幾靈州陷

三月李繼遷陷靈州裴濟死之餉道孤絶救援不至故也

咸平六年李繼遷死德明襲位

景德元年二月李德明請降知鎮戎軍曹瑋上言繼遷

擅中國要地令其國危子弱不即圖之後更難制不報

景德三年九月趙德明納款以七年詔諭之德明獻靈

州

太祖之待李彝興不過世襲之邊將耳見太宗西夏門李繼捧來朝朝廷不能行太祖收方鎮之法遽欲使之內屬而收其故地所以啟繼遷之叛其失一也太平興國三年李繼捧來朝願盡獻其地其弟繼遷遂叛然繼遷之叛其始亦不過邊庭叛將耳自其賜以國姓名以保吉保忠名不正言不

順愈以啟其驕心其失二也然屢叛屢服未至於中國並立而為夷狄也自朝廷力不能制乃使保吉復入夏臺故地自保吉既降朝廷復賜以五州（夏綏銀靜宥五州並見太宗朝西夏門）無故而與之重地所以啟其入寇之心其失三也（控制西夏三失）

棄靈州　築綏州

咸平四年十一月詔議棄守靈州右僕射張齊賢知制誥楊億力言棄之便輔臣多謂靈州必爭之地不可棄

獨李沆與楊億意同奏曰若繼遷不死靈州非朝廷有也莫若密遣使部分軍民空壘而歸則關右之民息肩矣明年繼遷陷靈州裴濟死之

咸平五年四月罷築綏州初邊城有請城綏州以遏黨項者朝臣互執利害上命洪湛等按視還言其便乃詔孫全照往經度之全照言築之非便復命知天雄軍錢若水按視若水既往罷其役初若水率衆渡河分軍布伍咸有節制上聞之曰若水儒人曉武事深可喜也

靈州之議當以輔臣之言為是而李沆楊億之言為非李沆楊億不當言棄靈州綏州之議當以孫全照之言為是而以洪堪之言為非洪堪不當言城綏州蓋綏州不可城靈州不可棄也故何亮上安邊書曰靈武地方千里表裏山河捨之戎狄之地廣且饒矣一患也自環慶至靈武凡千里使西域戎狄合而為一二患也冀北馬之所生自匈奴猖獗無匹馬南來咸取足乎西戎既剖分為二其右乃西戎之東偏實為夏賊之境其左乃西

域之西偏秦涇蘭渭之西北諸戎是也如捨靈武則合而為一夏賊桀黠俾諸戎不得貨馬則未知戰馬從何来三患也請築博樂耀德二城以通河西之糧道靈武居絶塞之外不築此二城為之唇齒與舍靈武何異後韓魏公以亮之言為然

西蕃

祥符七年三月授嗃廝囉官渭州蕃族首領也

祥符九年九月秦州屬羌冦邊曹瑋敗之先是翰林學

士李迪曰瑋知唃厮囉欲窺關中故請益兵非怯也上因問關右兵幾何對曰臣向在陜西以方寸小冊書兵糧數備調發今猶置佩囊中上令自探取具疏某處當留兵若干餘悉赴塞下上顧曰真所謂頗牧在禁中未幾果犯邊秦州方出兵復名迪問曰瑋戰克乎對曰必克及捷書至上謂迪曰卿何料事之審也曰唃厮囉大舉入寇使諜者聲言以某日下秦州會食以激怒瑋瑋勒兵不動坐待其至是則以逸待勞臣用此知其決勝也

唃厮囉李繼遷均之為西蕃首領也惟朝廷與繼遷以國姓則繼遷驕與厮囉以官則厮囉叛蓋無駕馭之道而徒施羈縻之術所以長其驕而速其叛也若曹瑋者可謂良將耳能知厮囉之必叛策明德之可圖料元昊之必反此其知豈徒决兵家之勝負而已哉

契丹

咸平二年十二月契丹入寇上親征時十一月郊柳開上書郊禮畢於五七日間速起聖駕若進河北契丹自

退先是鎮定軍都部署傅潛嘗擁兵八萬畏懾自守驍將楊嗣等屢請戰傳潛不許戰勝又抑之上怒下潛獄法當斬詔特貸公議憤惋

景德之役寇公決策親征以萬乘臨危事亦至難也然試考之太祖之平淮南平澤潞太宗之伐太原伐契丹未嘗不自總戎蓋是時天下多事君臣上下不得高枕而卧身屬櫜鞬足履行陣耳聆金鼓蓋常事耳然我真宗咸平二年契丹入寇固已親征至大名

矣則寇公後日晝謀挫敵而寇公之功亦不止於親征之一決而已論寇準後日晝計射殺撻覽使之屈膝請和之不暇

景德元年閏月契丹大舉入寇同其母蕭氏大舉寇邊陳堯叟請幸蜀王欽若請幸江南準曰誰為陛下晝此策臣欲得獻策之人斬之以釁鼓然後北伐又以欽若多智恐妄有疑懼白上出之判天雄軍十一月車駕親征至澶淵準固請渡河殿前都指揮使高瓊亦贊之瓊謂馮拯曰何以不賦一詩詠退敵耶敵騎將達蘭中弩死

十二月契丹請和韓杞入對以關南故地為請上謂輔臣曰所言歸地事極無名若必邀求朕當决戰耳又面戒利用以地必不可得利用請歲賂金帛之數上曰必不得已雖百萬亦可寇準召語之曰雖有勅旨汝所許不得過三十萬過三十萬將斬汝矣利用至虜果亦如數戒約而還初虜使來議和準欲勿許且畫策以進曰如此則可保百年無事不然數十歲後戎且生心矣是役也惟雷有聲赴援威聲甚振

準在澶州每夕與制誥楊億痛飲戲謔諠譁達旦上使人覘之喜曰得準如此吾亦何憂

景德二年正月選河北守臣李允則知雄州馬知節知定州是月省河北兵二月減上供紬絹立沿邊入粟補官法

陳瑩中曰當時若無寇準天下分為南北矣然寇萊公豈為孫注之計哉觀契丹之入寇也掠威鹵安順軍則魏能石普敗之攻北平塞則田敏繫赴之攻定

州則王超等拒之圍岢嵐軍則賈定走之冦雄州則李延渥敗之攻天雄則孫全照却之抵澶州則李繼隆禦之兵將若此則親征者所以激將士之用命然所謂親征者在景德行之則可而議者當靖康時有請用真宗故事則不可葢親征之行必兵强可也財富可也將能擒敵可也若此則分畫明紀綱法度正一有不然則委人主以危事曰天子所在兵無不勝此書生之虛論可言而不可行也冦凖之功不在於

主親征之說而在於當時畫策欲百年無事之計向使其言獲用不惟無慶歴之侮亦無靖康之禍矣我宋之安景德之役也靖康之役亦景德之役誤之也景德王師一動而誅韃覽契丹不能渡河也遂使靖康坐守京城而覘敵之不渡河景德不戰而和欲和者敵也遂使靖康坐視敵之深入而獨意和好之可久景德既和詔邊郡無邀敵歸所以示大信也遂使靖康敵人議割吾之三鎮而猶縱敵不追其守不足

以為謀其和不足以為信其縱不足以為德準之言至是驗矣國勢强而後可知靖康之時與景德之事勢大別

范仲淹曰王文正公旦為相二十年人莫見其愛惡之迹天下謂之大雅寇萊公澶淵之役而能左右天子不動如山天下謂之大忠樞密使扶風馬公知節慷慨立朝有犯無隱天下謂之至直

盜賊

至道三年八月西川戍卒劉旴叛攻掠蜀漢等州益州

鈐轄馬知節招安使上官正討平之自起至滅凡十日
正初無出兵意張詠以言激正將行舉酒屬諸校曰此
行亟殄賊不然則此地還為爾死所矣
咸平三年正月益州卒王均反以雷有終討平之有終
既平賊誅殺不已轉運使馬亮全活甚衆
初張詠自蜀還聞晃代已曰晃非撫衆材其能綏輯乎
知益州朱晃寬弛無政故卒王均反
咸平六年四月以張詠知益州民聞詠至鼓舞相慶公

知民信易嚴以寬上遣使諭旨曰得卿在蜀朕無西顧之憂

李順之黨方息而劉旴興劉旴之徒方平而王均起何蜀人之好亂耶蓋其民勇悍而又狃於僭偽之久故易誘以亂耳然安李順之黨者張忠定也平劉旴之亂者亦張忠定也代以朱晃則王均反牧守其可非人乎張詠太宗朝化李順賊黨為民見官宫降盜門

張詠使蜀者再真宗曰得卿治蜀無西顧憂趙抃使

蜀者三神宗曰閒卿入蜀一琴一鶴自隨為政簡易亦若是耶此為蜀擇詠非為詠擇蜀也此為朴擇蜀非為蜀擇朴也

宋大事記講義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宋大事記講義卷八

宋　呂中　撰

仁宗皇帝

天聖九年明道二年景祐四年寶元二年康定元年慶歷八年皇祐五年至和二年嘉祐八年

即帝位　御經筵

乾興元年二月即皇帝位皇太后同聽政

三月定視朝及講讀日隻日視事雙日召近臣入侍講

讀

十一月初御講筵召侍讀孫奭馮元講論語侍講學士

李維晏殊與焉初詔雙日至是雖隻日亦召侍臣講讀

王曾以上新即位宜近師儒故令孫奭等入侍上在經

筵或左右瞻矚則奭拱立不講每講體貌必莊上竦然

退聽

天聖二年八月幸國子監謁文宣王因問待制馮元三代制度元悉引經以對上嘉嘆之

四年閏月召輔臣侍經筵崇政殿宋綬録孝經論語要言及唐太宗帝範明皇聖典君臣政理論上之㬇嘗掇五經切治道者為五十篇號經典徽言

天聖九年閏月宴孫奭於太清樓奭時為翰林學士年髙視昏或陰雨即移御座於閣外奭每講前世亂君亡國必反復規諷上竦然聽之嘗畫無逸圖以進上施於

講讀閣

景祐元年正月置崇政殿說書初上問孫奭誰可代講說者以賈昌朝為對

二年正月置邇英延義二閣盛度賈昌朝講讀經史昌朝誦說明白上多所質問楊安國請書無逸於後屏上曰朕不欲背聖人之言當置之於左

四年三月置天章閣侍講以賈昌朝楊安國兼之又御邇英閣講唐書春秋上曰丘明文義極博但其間詭異

則不若公穀之實安國嘗講易至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上曰人之情欲皆生於陰陽而節之在人對曰臣以為人有六情喜怒哀樂好惡天有六氣陰陽風雨晦明故人之生也天命之謂性言情則性之移也語欲則情之肆也上善之又嘗講周禮大荒大禮則薄征緩刑因進言曰歲歉持兵取民廩食一切寛之恐無以禁奸上曰不然天下皆吾赤子迫於飢莩起為盜賊州縣既不能賑恤乃捕而殺之不亦甚乎

慶歷二年召御史中丞賈昌朝侍讀故事臺丞無侍經筵者上以昌朝長於講說故特命之

是年林瑀撰周易天人會元記瑀言上即位其卦直需臣願陛下頻出晏遊極水陸珍好之美則合卦體上駭其言斥之罷侍講

四年賜近臣御書一曰遵祖訓上甞謂輔臣曰近講國風多刺譏亂世之事殊得以為監戒

寶元二年趙師民上書曰帝王治典與品庶異天下無

事右文之治於是乎在天下有事經武之圖於是乎出令中外小有事臣等不進見二年矣無乃以為先王之遺籍可以講於無事之日而不足贊於有為之時乎皇祐四年内出歆器以示講讀官太宗作此器真宗著論後世不復述焉

慶歷四年著危竿論一篇分賜近臣

祖宗好學世為家法葢自太祖幸國庠謁先聖勸宰臣以讀書戒武臣以知學其所以示後世子孫者源

遠而流長矣自太平興國開設經筵而經筵之講自太宗始自咸平置侍講學士而經筵之官自真宗始乾興末雙日御經筵體務亦不廢而日御經筵自仁宗始於是崇政殿始置說書天章閣始制侍讀中丞始預講席宰相始預勸講舊相始入經筵以觀講史官始入經筵以侍立而經筵之上文物憲度始大備矣然是特其制耳君子將觀其實焉自古奸臣欲昏人主心術者䏶以性命道德之高談而不使之觀史

建其末流講詩則置國風講書則置湯武稍可以警
懼上心者則抑而不進而我仁祖所講之書上自六
經下至諸史雖以國風譏刺之事且以爲鑒戒又安
有經筵之上不講春秋不講禮記而專進王氏之新
經字說者哉自古經筵之官非天下第一流不在兹
選蓋精神氣貌之感發威儀文詞之著見於講磨麗
習之間有薰染浸灌之益此豈謏聞單見之士所能
辦而我仁祖所講之人則皆孫奭晏殊賈昌朝之徒

至林瑀需卦晏樂之說則必却又安有崇觀奸臣倡豐亨豫大之說得以投其隙哉然聖學之所以成就者又有自來矣蓋自真宗不置翊善記室而置王友有以養其德於潛龍之時仁宗時為太子真宗不置官屬而置王友自孫奭入侍上或左右瞻矚則拱立不講有以格其心於即位之日格心有人典型在前邪佞自退使旁無重徳以薫其敬畏之源則玩狎之意萌恭遜之實衰聖學之本不立矣何以新我宋守文之治功哉

正紀綱　抑內降

天聖元年錢惟演為樞密使未幾馮拯言惟演太后姻家不可預政遂罷之惟演意圖入相御史鞠詠言其奸險若遂以為相大失天下望太后遣所侍齎奏示之惟演猶顧望詠曰若相惟演當取白麻裂之

天聖四年駙馬柴宗慶求使相王曾曰先朝石保吉魏咸信皆歷行陣方除使相不許

明道二年王德用簽樞密初德用為副都指揮使太后

臨朝有求内降補軍吏者德用曰補吏軍政也敢挾此

干軍政乎不與

景祐元年謝絳請罷内降詔令皆由中書密院然後施

行

康定元年十月詔内降執奏上性寛仁宗戚有求内降

者或不能違故有是詔

皇祐二年九月大享明堂時張堯佐覬執政内侍求節

度使御史彭思永言外戚秉政宦官用事非宗社福申

嚴內降執奏法

慶歷四年九月杜衍為相務裁僥倖每內降恩率寢格不行積詔旨至十數輙納上前上謂諫官歐陽修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耶凡有求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封還也

我朝立國以仁意為本以紀綱為輔太祖太宗之紀綱總於人主之威權故太祖太宗之世無干謁之門無倖求之路自仁宗不自攬權不尚威令以仁厚容

養臣下是以宫闈之請求燕閒之私昵皆其所不免者然當時有求内降者聖訓以為杜衍不可後宫或有過制聖訓以為臺諌不汝容也國勢莫寛於仁宗之時而紀綱亦莫振於仁宗之時葢有朝廷之公議在也主意故惟演為樞密使宰相馮拯以為不可欲圖相位御史鞠詠以為不可柴宗慶求使相宰相王曾以為不可内侍求節度御史彭思永以為不可不惟杜衍得以抑内降而王德用之武臣亦不從内降以

干軍政則當時公議可知矣然為杜衍彭思永者易為馮拯鞠詠者難處明道以後之事易處天聖以前之事難葢當人主聽政事權歸一則其抑内降也易當母后臨朝倖門易開則其抑内降也難斷案

遠女寵　裁外戚

景祐元年八月尚楊二美人有寵諫官王素言及王徳用所進女口上曰已在朕左右素切諫即命宦臣各賜錢押出東門上為之泣下

四年王曾罷太后姻家通謁曾多所裁抑進退士人莫有知者曰夫執政者恩欲已出怨將誰歸范仲淹嘆服其言

慶歷八年上語二府以張貴妃有扈蹕之功樞密夏竦昌言求所以尊異之禮張方平言皇后在而尊貴妃古無是禮執中在相位竦然敬聽其言抑妃尊后

夫人臣召怨於天下不一端也減任子則公卿怨汰冗兵則卒伍怨核軍籍則主帥怨退濫賞則胥吏怨

限民田則豪民怨抑外戚則宮闈怨杜内降則祈恩澤者怨嚴薦舉則處選調者怨精考課則怠職業者怨誠使人皆避怨而免禍也則私爵賞以媒譽借國法以市恩天子誰與任事乎任事則當任怨

尊太后　抑外家

天聖五年正月朔上皇太后壽晏殊罷殊嘗論張耆不可為樞密使頗忤太后旨罷知應天府殊至府大興學校范仲淹居母憂殊延之以敎諸生自五代以來天下

學廢興自殊始

天聖六年劉隨罷諫職時太后未歸政隨請軍國常事專取上旨太后不悅

天聖七年十一月范仲淹罷爲河中府通判時上率以冬至上皇太后壽仲淹奏天子有事親之道無爲臣之禮有南面之位無北向之儀若奉親於内行家人禮可也今顧與百官同列虧君體損主威不可爲後世法晏殊召仲淹詰之仲淹抗言曰不意今日反以忠直獲罪

門下殊初薦仲淹充館職復作書遺殊申理前奏又請太后還政
九年十一月解曹修古言職初太后兄子劉從徳以外
家恩寵無比從徳死推恩禄姻戚及僮僕幾八十人修
古上言太濫當太后臨朝權倖用事人人顧望畏忌而
修古遇事輒言無所回撓尋卒於官貧不能葬賓佐賻
錢五十萬季女泣曰其奈何以是累吾先人也卒拒不
納上思其忠贈右諫議大夫賜錢二十萬
幹父之蠱易幹母之蠱難以太后親政之時而晏殊

仲淹修古之徒敢於忤旨則直言之風雖奮發於慶

歷之時而實胚胎於天聖之初矣

明道元年宸妃李氏薨生仁宗初皇太后以上為己子太后

劉氏而李氏嘿處先朝嬪御中人無敢言者至是薨呂夷

簡奏禮宜從厚太后矍然曰宰相亦與宮中事耶有頃

曰卿何為間我子母對曰太后他日不欲全劉氏乎於

是三司發哀成服備官仗葬之

二年三月皇太后崩四月追尊宸妃李氏為皇太后右

司諫范仲淹曰太后保佑聖躬十餘年宜掩小過以全大德戒中外無得言垂簾事

四月上始親政詔宗戚毋得於禁中通表祈恩凡內批有司未得行者審取處分中外大悅呂夷簡諫八事曰正綱紀塞邪徑禁貨賂辨佞壬絶女謁踈近習罷力役節冗費上與夷簡謀以張耆夏竦陳堯佐范雍趙稹晏殊皆太后所任用悉罷之以李迪同平章事焚垂簾儀制

五月詔從御史龎籍之請

籍又奏陛下躬親萬幾用人宜辨邪正

防朋黨勿使受恩人主歸感權臣進擢近列願採公論毋令出於執政孔道輔嘗謂人曰言事官多觀望宰相意獨龐君可謂天子御史

天聖之初此一時也明道二年之後此又一時也天聖之初政在東朝太后天下猶未見人主之德自明道二年四月親政之後抑内降正朝綱擯斥張耆陳堯佐夏竦之徒而擢用范仲淹孔道輔龐籍輩天下駸駸向治矣嗚呼明道二年之親政積而為慶歷嘉祐

之盛元祐八年之親政變而為紹聖元符之紛紛人主可不謹其幾乎東朝還政則一而仁宗哲宗親政則異人主可不於用人而謹其幾乎

教宗英　立儲嗣

嘉祐元年八月韓琦為樞密使乞内建書院擇宗室賢者升於内學聽斷之暇特賜臨幸以觀器識

是年十月解范鎮言職先是知諫院以上春秋高而未立儲嗣又不御朝者累月曰天下之事尚有大於此者

乎即上疏言太祖舍其子而立太宗此天下之大公也真宗取宗室子養之宫中此天下之大慮也願陛下以太祖之心行真宗之故事擇宗室賢者異其禮物而施之政事俟有聖嗣復遣還邸累上不報上泣曰朕知卿心卿言是也當更俟二三年章凡十九上待罪者百餘日鬚髮盡白由是卒解言職朝廷知不能奪也

嘉祐三年范鎮知制誥每因事未嘗不以儲嗣為言冀上心感動曰陛下許臣三年矣願早定大計後司馬光

復見上曰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援立所厚善者耳唐自文宗以後立嗣皆出左右之意至有定策國老門生天子者上大感悟曰送中書光見韓琦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夜半禁中出寸紙以某人為嗣則天下莫敢違韓琦等皆曰敢不盡力

嘉祐六年十月皇姪起復知宗正事英宗上在位四十一年皇嗣未立韓琦取孔光傳進曰漢成帝即位二十五年無嗣立弟之子定陶王為太子成帝中材之主猶能

之況陛下之聖哉遂與曾公亮歐陽修又極言之明日復請上曰決矣時皇姪宗實方服濮王服乃詔起復

嘉祐七年八月立宗實為太子琦至中書召王珪草詔珪曰此大事也後不可悔上指心曰此決自朕懷非由大臣之言其議遂定

嘉祐定嗣決自朕懷非由大臣之言者見之定也紹興建儲出於朕意非因臣下建明者謀之決也紹興十一年上曰普安郡王甚賢可議除少保傅相復曰此事出於朕意而非因臣下建也

宰相　執政

乾興元年内侍雷允恭伏誅丁謂罷謂庇雷允恭擅移陵寢王曾以計絶同列請獨對直言丁謂包藏禍心太后大驚謂尋貶崖州京師為之語曰欲得天下寧當拔眼中丁欲得天下好莫如召寇老七月以王曾為平章事呂夷簡魯宗道同知政事宗道常於真宗前曰臣在諫列而諫奈何以數厭之御筆題殿柱曰魯直後判流内銓患銓格煩密及知吏奸多匣革之

遠小人之法不可以不嚴而去小人之幾不可以不密故來鄭朋楊興之奸者陳蕃失於不密遂激為朋黨之變唐甘露白馬之禍李訓鄭注皆蹈事幾不密之戒也丁謂之奸真宗晚年欲去之矣冦準被酒漏言失於不密反有崖州之行至是謂之烽焰愈熾內倚宦官雷允恭貴戚錢惟演為奸外與曹利用林特等為黨黨勢若拔山矣而曾一旦去之其幾密也故雖以計傾之而當時公論亦不以為禍焉王曾去丁謂其幾密諸子

勤停三第降黜朝論稱快

天聖元年九月馮拯罷拯氣貌嚴重以病去位以王欽若同平章事

閏月寇準卒於雷州歸葬道出公安人皆設祭折竹植地掛紙焚之逾月枯竹出筍因為立廟號林竹寇公祠

天聖三年以張知白同平章事六年二月薨

天聖七年正月曹利用罷以使相判鄧州初太后臨朝威震天下中人與貴戚稍能軒輕為禍福內侍羅崇勳得罪后

使利用召戒之利用去其冠幘言斥良久崇勲耻恨會利用從子納為趙州監押州民訴其不法奏上崇勲請往鞫之即受命晝夜疾馳鍜成其獄納既誅利用貶房州至襄陽為内臣楊懐敏道令自盡

前輩謂李斯譏韓非於秦非死之後斯亦不免而斯之遇禍尤慘於非鮑髙譛穰且於齊且死之後鮑髙之徒亦不免而髙之遇禍尤慘於且利用與丁謂譛冦萊公有不臣議準既南遷而二子相繼貶黜丁有

朱崖之行曹有襄陽之禍天之報應有甚於影響非自取與古人有言好謀之士敗於謀好辯之士窮於辨道德正直之士為無窮斯言得之

三月張士遜罷利用之黨也利用馮寵自恣士遜依違其間時人目之為和鼓

是月以呂夷簡同平章事夏竦薛奎參政

明道元年以張士遜同平章事

明道二年四月上始親政呂夷簡罷郭后罷之出處見尊太后門并講義

以李迪同平章事王德用簽樞密院事

是年十月張士遜罷以吕夷簡為平章事夷簡嘗奏令參知政事宋綬類中書總制景祐二年上之凡四百二十九冊夷簡語人曰自吾有此例一庸夫執之皆可為宰相矣是年謀廢皇后郭氏夷簡以前罷相怨后乃曰古亦有之

景祐元年八月王曙卒以王曾為樞密使曾為人周密沉静辯博有餘言國家事或日至旰不出不道省中語每大朝會盛服正色郎謁者視進止如有尺寸未嘗

過闕
前輩謂霍光出入殿門進止有常處郎僕射視之不失尺寸其資性端正如此故能輔少主政自己出天下不疑其專誅亂臣廢昌邑天下不以為擅擁昭立宣不動聲色而天下晏如也王沂公為相王曾每大朝會盛服正色郎謁者視進止如有尺寸未嘗過闕亦光之遺風宜乎當國七年天下和平萬物各得其所者設施亦無歉於光也古之人有行不由徑而為天

予所取者亦取其端方正大之情而無險詖邪枉之行若二公者亦何愧於古人哉

景祐二年二月李迪罷慶歷七年蔡襄上以王曾為左僕射平章事

四月吕夷簡王曾罷夷簡位王曾上但任事日久多所專決論議數不合曾不能堪遂求罷因對斥夷簡納賂市恩

一仲淹也王曾力薦之夷簡力斥之則不相協之根

在此矣

是月以王隨陳堯佐同平章事

寶元元年二月王隨陳堯佐罷時災異數見隨等無所建明堯佐亦援漢故事求免

是月以張士遜章得象同平章事得象入謝上曰卿忠清無所附且未嘗干請今日用卿蓋由此也

康定元年五月張士遜罷元昊寇邊軍務填委士遜無所補以呂夷簡為平章事范仲淹改陝西都運使過闕上為仲淹與夷簡釋憾仲淹謝曰臣間論國家事於夷簡何

憾也

慶曆三年七月以吕夷簡兼判樞密院章得象晏殊兼樞密使殊乃平章初富弼建議宰相兼樞密院上曰軍國之務當悉歸中書樞密非古官然未欲遽廢止令中書同議樞密及張方平請廢樞密上乃追用弼議而有是命

西事方興因富弼之言而以張士遜同議樞密院北勢方横因方平之言而以吕夷簡兼判樞密院邊事

孔棣則以相臣而謀兵政誰謂我朝之兵民不相和耶范鎮知諫院言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已匱而樞密益兵不已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中書視民之困而不知使樞密減兵三司寛財者職不在中書也願使中書樞密通知兵民財利大計量其出入以制國用則民庶幾少寛矣

慶歷三年三月呂夷簡罷先是陜西轉運孫沔言祖宗有天下垂八十年未嘗以言廢人景祐以前紀綱未嘗

廢猶有感激進說之士觀今之政是可痛哭無一人為陛下言者由宰相多忌而不為正人地夷簡在中書二十年三冠輔相言聽計行有宋得君一人而已乃令以柔而易制者為腹心以奸而易使者為翊羽是禹不獨生於漢而林甫復見於今也書聞上不之罪夷簡曰藥石之言恨聞此遲人服其量至是以久疾求去

夷簡之罪莫大於因私憾而預瑤華之議孔道輔范仲淹言郭后不當廢夷簡以為當廢故郭后遂入道封冲妙禪師宮名瑤華　因邊事而忌富弼

之能富弼再使契丹夷簡欲害之注見契丹門夷簡之功莫大於釋仲淹之宿怨容孫沔之直言君子論人功不掩罪罪不掩功可也

景祐二年四月以韓琦范仲淹為樞密副使杜衍樞密使

八月以范仲淹參知政事富弼為樞密副使

慶歷四年九月晏殊罷以杜衍為平章事兼樞密使

五年三月杜衍罷為相纔百二十日以賈昌朝為平章

事兼樞密使王貽永樞密使四月章得象罷得象在中書八年畏遠名勢宗黨親戚一切抑而不進然亦無所建明以陳執中為平章事

十月詔宰相免樞密從賈昌朝陳執中之請

慶歷七年正月賈昌朝罷以夏竦為樞密使

諫官言大臣和則政事起竦與執中論議素不合不可使共事

八年閏月以文彥博為平章事五月夏竦罷以宋庠為樞密使

皇祐元年八月陳執中罷河決民流災異數見言者屢攻之以宋庠同平章事庠為相儒雅遇事輒分別可否及再登用遂浮沉自安曰遂詐恃明殘人矜才吾終身不為也

三年三月宋庠罷十月文彦博罷以龎籍平章事

四年五月以狄青為樞密副使

中丞王舉言青出兵伍為執政本朝所無有恐四方輕朝廷

五年二月復以狄青為樞密副使兼宣徽南院使五月以狄青為樞密使

上欲狄青為樞密使同平章事龎籍曰昔曹彬平江南太祖亦賜錢二十萬青雖有功未若彬之大若賞以此官富貴極矣異日更立功將何官以賞之故有是命

閏月以陳執中梁適為平章事執中在相位雖無所建立然每事皆依公論尤愛惜名器以止僥倖中書嘗有佳缺其友壻求之執中止之曰此非房奩中物安可圖求時議偉之然不由第進故專抑儒生

至和元年三月王貽永罷以王德用為樞密使契丹使語譯者曰黒王相公乃復起耶初孔道輔死或謂德用曰道輔害公今死矣德用曰中丞以職言豈害某哉朝廷無一忠臣可惜也

七月梁適罷八月以劉沆同平章事

至和二年正月晏殊薨謚曰元憲殊雖早貴而奉養清儉善於知人范仲淹孔道輔皆出其門而富弼楊察乃其婿也

六月陳執中罷以文彥博富弼同平章事是日宣制士大夫相慶以為得人上語彥博曰朕用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乎龐籍曰陛下既知二臣之賢而用之則當信之堅任之久然後可以責成功若以一人言進之未幾又以一人言疑之臣恐太平之功未易卒致也

上曰卿言是也

上嘗問王素曰大僚中孰可命以相事者素曰陛下命相臣何敢言上曰姑言之素曰惟宦官宮妾不知姓名

者可充其選上憮然曰如此則富弼耳素再拜曰陛下得人矣

宦官宮妾便於小人而不便於君子者也後世人主除拜大臣不詢於外朝而詢於内朝則過矣故石顯者貢禹玄成之所倚也梁冀胡廣趙戒之所託也高力士者楊國忠之所倚也此自古小人未嘗不與宦官宮妾外戚為一者議論正我朝所以無内朝之患以外朝之除拜在内不得而知内庭之請謁在外可得

而知之也小人多倚宦官宫妾之勢

嘉祐元年八月狄青罷判陳州以韓琦為樞密使

十二月劉沆罷

三年六月文彦博罷以使相判河南府

六年三月富弼罷以母喪去位

四月以包拯為樞密副使

嘉祐六年八月以曾公亮同平章事張昪樞密使胡宿樞密副使歐陽修參知政事時韓琦為首相法令典故

之事問公亮文學之事問修百官奉法循禮稱治
呂文穆以事權歸同列而但喜用人自謂真宰相事
韓忠獻以凡事問集賢而自決大事人皆謂得宰相
體大臣不自用而用人文穆即呂蒙正

宋大事記講義卷八